

SHIWOQINGKAIMEN



是我 请开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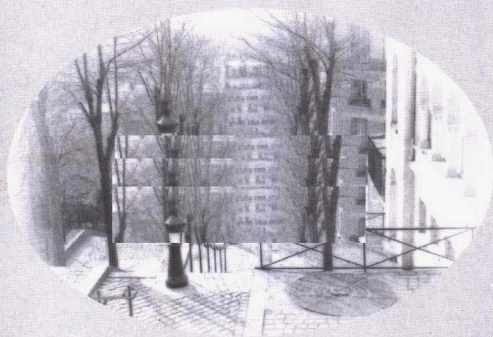
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
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
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
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
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
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
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
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
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
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
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
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
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
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请开门是我

事业 / 著

方文藝出版社

是我 请开门

张事业 /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是我! 请开门 / 张事业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1. 4

ISBN 7-5317-1342-X

I. 是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735 号

是我! 请开门

Shi Wo! Qing Kai Men

作 者 / 张事业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9.75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200 千

版 次 /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1—6 000

定 价 / 17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342-X/I·1378

第一章

四号深夜，介民给我打来电话。当时，我和妻都已睡着了。我去接电话时，顺便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时间是一点四十五分。我拿起话筒，“喂”了一声，先是听到那边有一些嘈杂声，然后就很清晰地听见介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杀了我老婆。”

我被电话铃闹醒的时候，正在做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和一大群陌生人在一起，好像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。介民说完那句话后，停顿了一下，那些嘈杂声马上又传了过来。我问他什么地方？介民接着说：“你不相信吗？我杀了我老婆。”我又问他为什么杀了他妻子，他妻子是否已经死了？介民没有回答我，只“嘿”了一声，分不清是笑还是喘气，而且那嘈杂声越来越厉害，我把话筒换到另一边耳朵听。介民说：“你不会报警吧？嘿！我叫你们吓一跳。”说完，介民就放下了电话。

我紧接着拨介民家里的电话，但我忘了他的电话号码。

我看看钟，正好两点。我叫醒我妻子，问她是否记得介民的电话号码，她告诉了我，然后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。我告诉她，介民杀了他的妻子。

我妻子裹了毛巾被下床，随我到客厅打电话。我拨了很久，那边有响铃声，但无人接听。两点半时，我放下话筒。我妻子把毛巾被匀了一些给我。她没说一句话。我们在沙发上坐等天亮。

五点过后，天色渐明。五点二十分，我们开始穿衣服、洗漱。然后我妻子给我做早餐。吃完早餐，我往口袋里塞了一些零钱。出门前，我再次给介民的家里打了一次电话，仍然无人接听。

这天天气不太好，空气十分潮湿，说不清是雾还是毛毛雨。街上很难得的安静。我走到公共汽车站，那里居然已经有了三两个人。都是男的。我们没等多久，第一班公共汽车就开了过来。除了司机，车上只有一个小女孩。我挑了前排靠窗的座位坐下。那小女孩就坐在我旁边。我无意中发现她正看着我，就冲她点了点头。

小女孩问我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我告诉她我要到终点站。她说：“是巫水坑吗？”然后又问，“到那里上班？”

“不！去会一个朋友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朋友生病了？”

我摇摇头。她从挎着的书包里掏出一张硬纸折叠的小飞机，用力把两个翅膀叠平。我拿出了几毛零钱，准备买车票。到了一个站口，另外的三个人都下了车。车上只剩下

我和小女孩两人。

小女孩突然问我：“昨天晚上你做梦了吗？”未等我回答，她接着说，“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和很多人在一起。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他们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。”

“去哪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我走着走着就醒了。”小女孩说。我在终点站的前一站下了车。这时天已大亮。

街上一如既往地喧闹，车和人都很多。我一边走一边抹头发上的水珠。我妻子要我出门时别忘了穿上风衣，但我还是忘了。现在有点冷。

我走到介民住的楼前时，已经是七点三十七分。介民就住在这幢八层楼的六楼，靠东边的那一间。这楼已显得很旧了，外墙上抹的水泥灰掉得斑斑点点，地上也很肮脏，什么垃圾都有。我走进楼梯口，这时一楼的房门打开了，一个女人正要出来，见了我，便使劲地关上了门。

介民把他家的门油漆成了土黄色，门的上方安了一个猫眼。我先敲了敲门，然后大声地叫他的名字，果然无人应声。我仔细看介民装上的那只猫眼。介民装得很粗糙，四周不大吻合，玻璃圆球上还扫上了一些油漆。我发现那油漆是新刷上没多久的，就在那只猫眼的下面，隐约可见几行字，虽然写得潦草，但尚能辨认，第一行写着：二十四号的胶卷已冲第八张不能放大。接着这一行的斜下方写着：可以断定是太史。但显然是另一个人的字迹。

我又等了约半个小时，方才下楼。下楼连一个人也没碰到。各楼层的门都关着，门上油漆各异，有的还装有铁质

拉闸防盗门。我走出那幢楼，外面已开始下小雨。没多远就是公共汽车终点站，里面修了几排水泥石凳。我找了一个干净点的地方坐下。

大约是在上月初，有一天介民把我从报社叫出来。他站在传达室门口，穿着一条肥大的萝卜裤，人显得很矮。我们也是在街边找了一个水泥石凳坐下。介民说：“我碰到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”

我没有做声。介民“嘿”地笑了一声说：“说出来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。”

介民说他在上个月十六号到福州参加一个南明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，会期三天。他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，题目是《鲁监国与隆武政权以及清朝对东南与华南的初期征服》。会议结束后，介民上街逛商店，为的是给儿子买一点可心的东西，因为过三天便是他儿子的生日。

介民花五十元买了一个变形金刚。他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怎么个玩法。他出商店时碰到一个老者。那老头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定要给他看手相。介民听不懂他的闽南话，抽身就走。老头叽哩咕噜说了几句。介民发现路人都是用奇怪的眼光看他。

介民说他当天晚上九点乘飞机返回。他还记得那天天气十分晴朗，满天的星星。介民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庆幸自己占了个靠窗的位置。飞机升空后，介民把脸靠在舷窗上，但飞机一上天就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好像钻进了一团迷雾。介民便靠在座位上睡着了。

飞机着陆时已是拂晓。介民起初以为是机场的信号灯

照的缘故，但当他一走出机场大楼，就见东方已经红霞满天，没多久，太阳就升上来了。

介民说他大吃了一惊。按照时间计算，他足足在飞机上呆了十个小时，这足够飞到中东或者南太平洋了，但事实上，他只不过从福州到了一个更南边的城市。

“那几个小时我到哪儿去了？”介民问我。

“或者是你做了一个梦。”我说。

“我是睡着了，但我没有做梦。”

“要不你的表坏了。”

介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保存得很仔细的机票，字迹虽然有些模糊，但都看得清楚。我把机票还给介民，说：“反正你已经回来了，又没出事，管他呢。”

“问题是，这十个小时飞机到哪儿去了？我又去了哪儿？我一定得搞清楚。”

我说：“搞清楚怎样？搞不清楚又怎样？”

“你得帮我。”介民说着，又把那张旧机票递给我。

我接过机票，随手装进口袋里。我答应他第二天陪他一起去机场。他和我约好八点钟一上班时，他仍然在传达室门口等我。

第二天早上八点，介民果然准时在报社传达室门口等我。他今天穿了一件西装，不过裤子仍然是昨天穿过的萝卜裤。我们在门口碰到部主任。主任问我要上哪？我撒了个谎。主任随口“喏”了一声，嘴里不知嘀咕了一句什么走了，介民问我：“他说什么？”我装做没有听到他的话。

机场很远，我们倒了四五次车。介民告诉我，其实他们

在福州上飞机时就挺蹊跷。本来他们办好登机手续后，很顺利就上了那架波音 737。空姐都到位了，没多久飞机引擎发动。但等了十来分钟后，一个技师模样的人突然走出来，宣布他们坐错了飞机，他们应该坐的是那架停在跑道另一端的图 - 154。大家稍稍僵持了一会儿，只好无可奈何地随着蓝色的空姐上了另一架飞机。介民隐约听有人说，那架波音 737 临时被一个总经理类的人物包租了。

我说：“这世道，无奇不有。”

介民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我是第一次来机场。机场的候机楼显得很矮小。楼前的广场上杂乱无章，很多人守着大大小小的包裹，或蹲或躺，和那些在人群中叫卖的小贩根本分不清。我们找一个穿机场制服的中年妇女，问机场办公室在哪儿？她把我们两个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，然后摇摇头走开了。我们又问机场的保安，他一边走一边大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连脚步都未停一下。介民说：“我们上楼吧！一定是在楼上的。”于是我们顺着自动扶梯上了二楼。二楼是一个餐室。我们再上时，楼梯上当面立着一个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办公重地，闲人免进。”

我们从木牌上跨过去。楼上果然是办公的地方，装修得很豪华。一个保安喝令我们站住。我只好掏出记者证给他看，声明要找他们办公室的主任。他说：“我们这儿没有办公室。”

介民说：“找你们当官的。”

“我们这儿没有官。”

“那随便找谁都行。”我说。

保安说：“我们这儿有总经理。”

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总经理，他的办公室就在顶头的那间。总经理很年轻，人很和气，一边笑一边听介民讲事情的原委。我顺便把机票递给他。他把它放在电话机旁。

介民说完后，总经理问他：“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是第一次坐飞机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损失呢？”

介民望了望我，说：“我没什么损失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总经理很高兴地说。

介民说：“我要知道我去哪儿。”

“你不是在飞机上吗？”

“那飞机在哪儿？”

“飞机在天上飞呀。”总经理大笑起来。

我也笑了。介民站起来，厉声问我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总经理见状，便把电话机旁的机票拿起来，看了看，走到介民的身边，指着票说：“你坐的是什么飞机？”

“图 - 154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你上错了飞机。你看看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这个航班是波音 737。”

“是坐错了飞机。但是是你们弄错了，本来是波音 737。”

“我们不会错。”总经理说着，拿起电话，吩咐一个什么

人查当天福州来的航班情况。一会儿，他放下电话，对介民说：“的确是你坐错了飞机。我刚才已经问过调度室了，波音 737 飞的那个航班和图 - 154 飞的那个航班都是准点到港的。”

介民刚坐下，又站起来：“不管怎样，我前天晚上九点上的飞机，而第二天七点三十分才到。我想请你解释清楚。”

总经理拉下了脸：“我看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是你自己坐错了飞机。不管是波音 737 还是图 - 154 都是准点到达。波音 737 是晚上九点离港，已于当晚十点三十分到港；图 - 154 是清早六点离港，已于七点四十分到港。你究竟要问什么呢？”

“可我搭的是图 - 154。”

“不错。正因为你搭的是图 - 154，才会七点四十分到港。这有何不对呢？”

“但我是前日晚上九点上的飞机……”

“这已经很清楚了，”总经理说，“如果你是前一天晚上九点上的飞机，那你就是坐的波音 737；如果你是清早七点四十分到这儿，那你就是坐的图 - 154。这到底有何问题？”

“好吧！不管我上的是哪一架飞机，问题是：我在天上呆了十个小时。这十个小时我到了哪儿？”

“你没到哪儿，你坐在飞机上。”

“飞机呢？”

“飞机在天上飞。”

“我究竟坐的是哪一架飞机？”

“这只有你自己才清楚。反正不是波音 737 就是图 -

154。”

这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。

雨越下越大。公共汽车终点站里人比较多，但没有人坐着。大家都撑着雨伞。偶尔来一趟车，人就都不见了。有一个卖香烟的朝我走过来——他还是个少年，顶多十五岁，用塑料布蒙住的香烟架挂在脖子上。“先生，要烟吗？”他问我。我瞥了一眼香烟架：倒是常见的几种牌子的香烟。我要了一包555牌的，递给他十块钱。他把烟撂到我怀里，然后就跨上了公共汽车。我赶过去，但公共汽车关上了门，按了一下喇叭就开动了。

我跟在车屁股后面，举着钱，大声叫道：“喂！你的钱！”

车厢内的人一下子全都扭过了脸。我没有看见那个卖烟的少年，但看见一个女人美丽的脸，朝我妩媚地笑了一下。我跟着公共汽车追去。马路上有些水渍，汽车一加速，溅了我一身。我一边追，一边扬起手，大叫：“喂！喂！”车上的人都笑起来。我手一松，那张钞票掉在了一个水洼里。我刚要去捡，就见一辆货柜车轰鸣着劈头压过来。我一头撞在了护栏上。

地上很脏。我把两手弄得乌黑。我爬起来，一个穿着雨衣的交通警察正站在我面前。那辆公共汽车早开远了。

警察问我：“你跑到这里面来干嘛？”

我指着车开过去的方向，回答他：“我追那辆车。”

警察把雨帽拉下来，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扭头就走了。我费力地越过红白相间的护栏。骑自行车的人躲在雨披内朝我笑。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便应了一声。

原来是我们部主任。

“你去哪？上班吗？”主任问我。

“我妻子病了。我想去买点药。”我又撒了个谎。主任点点头，居然没再问什么，骑自行车就走了。

九点二十六分，我回到家里。妻子已经上班去了，屋里被她收拾得很齐整。茶几上放着两杯菊花茶，尚冒着热气。我很困，一头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，连个梦都未做。

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。我醒来后看了看钟，见那钟仍然指在九点二十六分的位置，大约是没电池了。我坐起来，茶几上只剩下一杯茶，早已冰凉，下面压着一张照片：是个年轻的女人，十分美丽。

妻从书房里走出来，见了我，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早回来了。”

“你睡了一觉。”

我点点头，突然发现她脸上好像挂着泪水。她走进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。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我走进书房，见地上一片狼藉，所有书架上的书都被丢在了地上，而且几乎都打着。我冲出书房，大声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的书！”

妻没有回答，她闩上了卫生间的门。

我跪在地上，把书一本本地捡起来，摆齐，然后放回书架。大部分的书都已发黄，散发出一种被褥的气味；拍一拍，有的里面还掉下来一些小虫子的尸骸。每一本我都署上了名，但都没有记上购书日期。以前我是按购书时间顺序排列的，我只要看一眼书架，就像读了一遍自己的传记。

我没法把书按原样放回书架了。我胡乱地把书架塞

满，最后还剩下一大堆没地方可放，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不是我的书。但书架上的那些，我还是可以肯定的。

妻终于从卫生间出来了。我问她是否洗了澡，然后指着地上的书，问她：“这些书是我的吗？”

妻瞟了一眼地上，从里面挑出一本封皮有些破损的书，给我。这是一本清人李庆辰著的《醉茶志怪》，扉页上印有“高山流水，几多岑寂之人；弄月吟风，半是牢骚之客”两句话。我是在上中学时读的这本书。“这本书是你的吗？”她问我。

我说：“我读过这本书。”

“喜欢吗？”

“如果是我买的，我就喜欢。”我找了找，并未找到自己的签名。我的确对这书非常熟悉。

妻从茶几上把那张女人的照片拿过来，夹进这本书里，“她是谁？你差点把她也忘记在这本书里了。”

我断定这本书是我自己的。我从书架上抽下叔本华的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把这本书放到那位置去。我仔细打量那些五颜六色的书脊，它们把我的过去搅得一塌糊涂。

我问妻：“你怎么不问我介民的事？”

“我也困了。我想睡觉。”妻说着，真就打了一个哈欠。

我把地上的书收拾整齐，靠墙放着，然后用拖把把书房拖了一遍。地上一湿润，被褥的气味就更浓了。我打开窗，让阳光直射进来。我走到卧房里，见妻已经睡着了。我抬起她的手腕，看看表，才知道已到了下午两点钟。我给她放

下蚊帐，拉上窗帘，然后又回到书房，再把那本书取下来。

照片也有些发黄了，背面还有发霉的斑点印。这女人穿着一套旗袍，属于一种古典的美，不管是眼睛、鼻子、脸还是嘴巴，都透出说不出的温柔。她斜倚在一棵树上。我认识这树，是槐树。

我翻过书的扉页。开头便是一篇自序，其中写有“维时风萧雨晦，人静夜凉，茶烟飞古鼎之香，兰柱吐秋灯之焰，濡毫吮墨，振笔直书，则此中况味，真有不堪为外人道者也”。这时，我隐约记起我曾经问过介民：这个号醉茶子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人？介民毕竟是学历史的，而且是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。介民当时说他会回去查查资料。

他后来告诉了我什么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仍然只能断定这本书是属于我的。读中学时，我一边读这本书，一边给低年级的堂弟妹们讲妖魔鬼怪的故事。后来一个堂弟上大学时，给我写信说：“我以后也要写一本书，糊弄你们。”

介民也说过同样的话。

妻醒后，我告诉她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那本书的确是我的。”

她笑了笑，问我：“介民来过电话吗？”我说没有，她于是说：“他真的吓了我们一跳。我从来不了解他。他竟然会杀人。”

我附和着她说了几句。这时，电话铃终于响了。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对她说：“该换电池了。”

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，但不是介民。我接电话时碰翻了放在电话机旁的花瓶，溅了一些水在电话上。我一提起话筒就听见响亮的嘈杂声。

那人说：“我就在你楼下的公用电话亭。有人要我转交你一样东西。”

我问他：“介民在哪儿？他妻子怎么啦？”

那人说：“你下来吧！他只要我把这东西交给你。”

我放下话筒，朝窗下望去，果然见楼下马路边的电话亭旁立着一个青年男人，此刻他也正在抬头朝上望。我从书柜底层的干燥箱里取出久不曾用的相机递给妻，对她说：“你尽量把那个人拍清楚。”

我把妻递给我的风衣披在身上，然后下楼去。刚下楼，就见楼下的空地上围了一圈人，还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我顾不了这些，直奔电话亭。那男人斜靠在电话亭上抽烟。我大声问他：“快告诉我，介民在哪？”

他扔掉烟，把手插进裤兜里，说：“介民？谁是介民？”

“不是介民要你来的吗？”我说。

“我不认识介民。”他说着，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，“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。”

我接过钥匙，问他：“那人什么样？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是警察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不是。我是记者。”

他释然一笑：“我知道你是记者。我认识你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告诉你也记不住。我没有名字。”他转身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再次笑了一笑，问我，“你有情妇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这时，一辆摩托车急驰而来，“吱”地一声

在他的旁边刹住车，他跨上后座。摩托车眨眼之间就开走了。我甚至来不及看清车手是男人还是女人。

我攥紧钥匙，把食指套进钥匙环里。我走回去，看见那群人仍未散。我朝里面挤，见人群中的空地上放着一只竹筐，里面放着一个裹着襁褓的婴儿。婴儿满脸紫红，眼也未睁开，糊满了眼屎。几只苍蝇围着他的头飞来飞去。我无意中把钥匙弄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很响亮的声音，人们便都转过脸来看我。我连忙拾起钥匙，快步离去。

我没走几步，就听见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号啕声，然后是一片嘈杂。

我上了楼。妻早已打开门候我。我把钥匙塞到她手上，告诉她那是那个人给我的。

“是介民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他不肯告诉我。”

“一定是介民的钥匙。”妻子指着照相机对我说，“我拍到了那个人。”

那串钥匙总共有大大小小六片，差不多可以猜得出哪是开房门的、哪是开自行车的。我把它们揣到风衣口袋里。妻说：“你又要去吗？”她说着下意识地抬头看墙上的挂钟。我也看了一下，突然发现那钟又开始走了起来，时针指到四点。妻看看她的表，又朝窗外看了看，嘀咕道：“时间还早。要不我们再打个电话试试看。”

我想了想，就拿起话筒，又拨了一次介民的电话，照例是无人接听。

我再次下楼时，楼前的人都已散了，那个竹筐也不见